

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与吸收

郭 刚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4)

[作者简介] 郭 刚(1970-),男,山东临沂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哲学与中、日哲学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

[摘 要] 章太炎借助日译西学,以“旁征博引”的方式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批判与吸收。他分别以“无神论”、“自我”自由和“俱分进化论”对“神”(上帝)、“强权”和两种进化路线加以批判,却对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等人的个体意志自由和哈特曼的善恶论等概念、范畴有所吸收。而且,当时他的俱分进化论与严复等人的观点并非针锋相对,却多吻合。

[关键词] 章太炎;德国哲学;俱分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7)01-0036-05

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摄取主要取道于“日译西学”,是通过“旁征博引”的方式进行的。特别是他第三次赴日(1906年)之后,即主持《民报》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后的《齐物论释》,对德国哲学作了较为广泛的批判与吸收。他在《自述学术次第》中称:“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楞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肖宾诃尔之书。”^[1](第230页)应该看到,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关注是迎合了当时世界思想的潮流。德国哲学以后来者居上的朝气蓬勃之势,向世界展示了深邃博雅的哲理。在明治日本,德国哲学界的动向决定了日本哲学界的主要取向,哲学主流从明治二十年以后,便向德国哲学一边倒了。即便是派遣留学生,只要为研究哲学及其他精神科学,德国也是首派的最佳对象^[2](第177页)。寻其原因,德国哲学的引进主要是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以“新康德学派”为前导,从康德的人格主义的自由主义直到费希特、黑格尔的理念的国家主义,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说,都得到赞扬和研究^[2](第113页)。在此境遇下,章太炎有条件地接触和了解到德国哲学。翻开《民报》时期的文章,德国哲学家的名字赫然跃于纸上。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引介是广泛的,而且影响也是深远的。下面就章太炎对这些哲学家的批判与吸收作一综观性和个别性的析理。

—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是植根于佛教唯心论基础之上,通过批判与吸收佛学、西学与传统儒学而形成的。可以说,用他建构的哲学体系对其他唯心论和唯物论进行责难,乃是《民报》时期章太炎的一贯文风。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宗教和哲学分为三派:唯神、唯物、唯我,它们是从“增益执”中产生出来的三种“倒见”,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其中,德国哲学更接近于唯我论,属于被批判的行列。像费希特、叔本华应归为唯我论,康德、谢林、尼采也存有精神自由说。这些都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为他们所说的“我”都是依附于意识活动所产生的假象,“遍计所执之我,本是绝无”,真正的“我”只能因缘于最高识性——阿赖耶识,才能被体识到,因此“此识是真,此我是幻”。执幻以为体,是一种“倒见”^[3](第406页)。

章太炎依据自己的观点,不但反对唯我的观点,而且反对唯物的观点;他既反对一切以物为本,更反对视万物皆神的学说。他力主无神论,大肆批评有神论,其中对德国哲学存有“神”(上帝)的思想作了无情批判。19世纪后期的德国哲学家哈特曼提出的“神即精神”,受到他的质疑和批判。哈氏的学说是以“下意识”(或“无意识”)为宇宙本原的,为一种下意识决定论。而章太炎却把“下意识”说成“精神”,认为“赫尔图门之说,以为神即精神。精神者,包有心物,能生心物”^[3](第401页)。此精神是介于一神论与泛神论之间的二元论。这种理解未免有所偏差。进而,他带着偏颇的看法对哈氏加以严厉批判。首先从“包有”谈起,接着又用“藕复生藕”来驳斥精神的永恒性。他指出:“以藕喻神,则今神为先神所生,当有过去之神矣。今神复生后神,及生一切心物,当有未来之神矣。”^[3](第401页)其结论必然是:“心物”即“神”,精神和藕一样是不常住的,乃“精神暂住”。尽管说,章太炎对哈特曼批判的立论是错误的,不过其强有力的论证曾对精神至上性的绝对自由论作了不遗余力的批驳;虽然他对无所不包的全能精神的说法深为不满,但他仍提倡精神的能动性、自由性和非受限制性。

不仅如此,章太炎还引用佛学的“依他起自性”来反对康德思想遗留的上帝概念。在他看来,康德的“物自体”是绝对存在,时空等十二范畴仅存在于现象界中,是人们认知现象世界的主观形式或手段,不是真实存在的,故而称其为“遮遣空名”,是犯了“损减执”的错误。章太炎认为,时空不是凭空而有的,其产生来自于“真如”,统一于阿赖耶识;而且,康德在人的认识现象之外设置一个绝对存在物——“物自体”,给上帝留有存在空间。在康德那里,虽然在认识领域(或科学领域)里无法证明上帝存在,但从本体论上却得以证明。所以,章太炎说,“夫有神之说,其无根据如此,而精如康德,犹曰:‘神之有无,超越认识范围之外,故不得执神为有,亦不得拨神为无。’”^[3](第401页)他以“物者,五官所感觉;我者,自由所证知”的经验论立场批判康德的“上帝”不可知论,同时用唯心主义一元论克服了康德的二元论。然而,康德的不可知论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理论假设的,既有先进性、革命性的一面,同时存有局限性的一面。章太炎说它为“千虑一失”之举,这比起同时代的严复、康有为等人对康德的“上帝有无,存而不论”思想仅示以“姑且存疑”,可说前进了一步。由此可看,章太炎已经不再像前期那样用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推理来反对上帝的存在,而能够批判性地用理性精神批判那些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思想了。

在黑格尔体系中,万物皆受矛盾(“力”)推动着,自己是自身的原因,虽然没有上帝的第一推动力,但仍有“万有皆神”之嫌。因此,章太炎认为其理念有“万有皆神之说,未成宗教,而有建立宗教之资”^[3](第410页)。实际上,黑格尔的逻辑理念演化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就含有丰富的宗教成分。

不过,章太炎在批判这些哲学家时,对他们的思想有着不同的吸收。其中“人本独生,非为他生。而造物无物,亦不得有其命令者”^[3](第444页),这一观点就受黑格尔的万物是自己的原因思想的影响。此是看重个体自身的存在价值,而不是个体的存在依赖于任何其他目标的手段。这种个体实质上就是指佛教的“真如”(“真我”),又类似于康德的“物自体”(“物如”)。章太炎曾说:“康德见及物如,几与佛说真如等矣。”^[4](第24页)康德认为“自在之物”是宇宙间唯一绝对的、永恒的客观存在,而现象界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存在,与章太炎的“真如本识,非因缘生”相同,现象界中的概念、范畴“其名虽有,其义绝无”很契合。二者的差异是微小的,后者贵在内心求证,前者则是一种不可知的东西。章太炎在时空观上借鉴于康德的时空观点,只是反其说而已。他说:“假令空是绝无,则物质于何安置?假令时是绝无,则事业于何推行?”^[3](第405页)时空不可能没有,但时空的存在并非实有,乃是由心造。这样,章太炎就改变了他前期关于时空客观实在性的思想观点。同时,他还试图用康德的“十二范畴说”比附“十二缘生”,认为二者是相通的。另外,章太炎在《四惑论》中所提出的用“原型观念”来综合感觉^[3](第454页),与康德的“先验统觉”极类似,是对康德仿照的结果。由此可见,这时的章太炎更多站在唯识论立场上来评价其他哲学的。

本华一样,他也提出“有机、无机二界,皆意志之表彰”^[3](第 446 页)。意志(心)是世界的造物者,天地万物都是心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上帝那样的造物者。章太炎将叔本华与康德相提并论,称之为世界的“哲学之圣”。很明显,章太炎在意志创造世界此点上,除受佛教哲学影响之外,也吸收了叔本华的唯一意志哲学思想。

由于章太炎强调“心”的意志性和人的能动性,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占据着凸显的位置。他曾对自由有所界定,既反对纯粹的自由,又反对纯粹的不自由。其中,他用“无纯粹之自由”批判谢林的绝对自由说(“完全自由”),认为它违反人的自然本能,“受人驳斥”是必然的;又用“无纯粹之不自由”对尼采那独立不羁、敢于面对现实、置生死于度外的自由精神盛赞不已,认为此会“于中国前途有益”^[3](第 375 页),章太炎对尼采的狂人精神的认可,表明章太炎注重自我,崇尚自由,积极发挥精神的能动作用,却极力反对不切实际的完全式的自由和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思想。

唯意志也是“自我”的表现。但是,章太炎所谓的“自我”是从佛学角度要求以众生同此阿赖耶识,其目的乃是“一切众生,同此真如,同此阿赖耶识”,是人人以依他起自性达到圆成实自性,从而再达到众生平等的境界。他“以众生为我”为念,而不特以执于一己自我。这与费希特的“自我”观点有着同工异曲之妙。章太炎说:“如费希特之言曰:‘由单一律观之,我惟是我;由矛盾律观之,我所谓我,即彼之他,我所谓他,即他之我;由充足律观之,无所谓他,即惟是我’”^[3](第 415 页)。这就是费希特所言的“自我建立自身”、“自我建立非我”和“自我与非我统一”三条原理,这三条原理皆由“自我”创造出来,而在“自我”之外没有其他事物的独立存在。单视这点,正与佛家普度众生相一致。而且,在自律与他律关系上,章太炎特别强调自律的重要性,主张“自贵其心,不依他力”,把一切道德行为都看成是主体的自由意志充分自主选择的结果,主体不仅不受任何外在目的和纪律的约束,甚至,也不受任何现成的善恶标准的制约。所以德国哲学在章太炎思想里有了历时性的共鸣。这样,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无畏”精神与费希特的“唯我论”等为章太炎确立革命的道德提供了新的哲学理论。

在黑格尔那里,事物的发展由一种普遍而无法抵抗的力量支配,“在这个大力面前,无论表面上如何稳固坚定的事物,没有一个能够坚持不动。”^[5](第 190 页)章太炎熟谙黑格尔的“力”的发展观,并指出“一切强权,无不合理”,“原其立论,实本于海格尔氏,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采色有殊,而质地不改。既使万物皆归于力,故持论至极,必将尊奖强权。名为使人自由,其实一切不得自由。后此变其说者,不欲尊奖强权矣。然不以强者抑制弱者,而张大社会以抑制个人。仍使百姓千名,互相牵掣,亦由海格尔氏之学说使然。”^[3](第 445 页)章太炎称“矛盾”为“力”,称“矛盾的普遍性”为“强权”;这将矛盾普遍性引申到社会上去,虽未必一切如此合理,却不失为一种独见。黑格尔强调国家集体主义的至上性,而抹杀个人自由主义的发展,推行一种“强权”政策。由于强权者可以借助势力将己意横行于天下,美其名曰“符合客观规律的先进事物”,遏止人的自由的发展。这些与章太炎倡导人的能动性和体现个人价值的观点是相违背的。章太炎认为黑格尔没有体察到,在物质之外,人的精神是自由的,黑格尔的“立论”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国内当前所提倡的革命。

三

通过外在地考察西方社会存有的种种弊端与矛盾和内在社会生活的刺激、积淀和反省,加上学理上认识的提高,章太炎逐渐由肯定进化走向俱分进化,创立了自己的“俱分进化论”。在《俱分进化论》中,章太炎追溯了进化思想的源头来自黑格尔的“理性”(理念),因理性的发展具体展现了世界进化的历程,它含有进化论的思想萌芽,内部已经有了“发展论”的实质^[3](第 386 页)。随后,达尔文、斯宾塞分别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上加以论证和应用,使得进化论学说确立下来。实际上,章太炎不知两人的学说存在着相互引导、启发之处,误解了他们受黑格尔的影响。他又认为赫胥黎从人的情欲产生“相争相杀”的进化论与之相反,而且“当海格尔始倡‘发展论’时,索宾霍尔已与相抗,以世界之成立,由于意欲妄动,而知

识为之仆隶”^[3](第386页)。如果说,以黑格尔、达尔文、斯宾塞为代表的近代发展思想是一种乐观主义进化观,那么,赫胥黎、叔本华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则持着一种厌世的悲观主义色调。对于以上两种看似倾向于“单线直进”的进化论,章太炎都有所吸收。不过,他更赞同后者的进化观点,对前者所主张进化能带来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观点提出怀疑、诘难。

章太炎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他从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事实,运用佛学义理,在理论上对“道德”、“生计”与“智识”三个领域作了深刻探讨。“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罔两之逐影。”^[3](第386页)这样,在进化的历程中,善恶苦乐相互矛盾的双方会共同发展。因此说,那种将进化仅仅理解为达到至善、至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章太炎所提出的“善恶、苦乐二端必有并进兼行之事”,实质是对西学批判的提升物。由此,他借以批判了黑格尔的发展辩证法,认为黑格尔将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分为“有”(肯定)、“无”(否定)、“成”(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只是徒“执著空言”,不晓得“两行”之道^[6](第24页)。这是对黑格尔的理念“发展论”驳斥基础上的继续。但不能断定章太炎否定进化论,而是仅反对以目的论为鹄的单线进化论。

章太炎还对哈特曼的道德进化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吸收。他说:“抑吾尝读赫尔图门之《宗教哲学》矣,其说曰:‘有恶根在,必有善根,若恬儻无为者,其善根亦必断绝。’此谓恶尚可为,而厌世观念,则必不可生也。”^[3](第393页)章太炎对他的善恶同根、恶根伴随有善根,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只是对于处于“恬儻无为”时,恶不可能有善与为善的观点提出批评。他坚持自己善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观点,“以世界为沉浊”,“以为接引众生之用”^[3](第393页),对社会和国家的苦难用佛教善的情怀去感化之、挽救之。由此看来,西方的进化论,尤其是叔本华、哈特曼、黑格尔等人的思想对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的形成与建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它不仅深化了进化论思想,而且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传统“三世进化论”作一否定,且高出一筹。有理由说,它与中国传统的血缘关系远不如与西方的血缘近些。

我们还要看到,章太炎在当时惯于唱反调,喜欢演独角戏,爱抵抗流俗和高标己见,应该说,这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既有针对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等维新人士的言论而发的表层性的辩难与“攻击”之一面,更有他审视世界形势的反思而触发的深层思想的一面。侯外庐先生说:“太炎的政论,充满了和当时改良立选派的斗争,通过了经、史、名、法、宗教、学术史等没有一处不包含着针对变法派的理论而立说。”^[7](第854页)按事实而言,前半句基本稳妥,而后半句未免有点太过。若将革命派与维新派拉到针锋相对的顶峰,是与历史不完全相符的。拿俱分进化论来说,当国内都在信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正酣之际,当时也有赫胥黎、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以相反的调子唱和。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已有善恶共同演进的说法。严复承认斯宾塞亦有善恶共进的思想,只不过赫氏意在求胜斯宾塞,没有深查而已。^[8](第90页)严复在《政治讲义·自序》中也阐明了自己的进化思想:“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此与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相当吻合,至少说,善恶苦乐并进的思想,为他们二人所共有之。二人即便有差异,也不是原则性的,而仅为进化论上的个别小问题而已。如果真的提及章太炎的对立面,只是他误认为康有为的“三世”直线式上升进化论,以及从黑格尔到斯宾塞一派的直线式的进化论。事实上,章太炎确实对严复的“日日进善”表示怀疑而责难,这是他不了解严复的用心之所在,即用进化论精神来激励国人奋发图强;换言之,进化论思想对国人来说是一种向上的催化剂。由此看来,章太炎与严复在进化论观点上,是共性大于差异。所以,李泽厚说“章太炎则引用赫胥黎等人来反对斯宾塞,认为进化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与严复强调斯宾塞,认为进化原理适用于社会故意对立”^[9](第404页),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章太炎试图用赫胥黎的观点反对斯宾塞,但却没有明言要与严复故意对立之意。侯先生是认识上的不够,李先生则为理解上的错误。应该正确地,斯宾塞的进化论注重“自然规律”,赫胥黎的进化论注重“社会原理”,他们共同信奉和遵循着生物进化法则,都有善恶并进思想,只不过二人的观点存在着或隐或现、或强或弱的区分而已。虽分属两个派别,却宗旨一致。若深入至章太炎所处的时代,就不难看出,自从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以后,大江南北遂掀起了全国性的进化思想高潮,且长时间经久不衰,很多爱国人士都拿起“进化”武器来激励国人与外国列强相抗衡。不过,它同时会给人们一种错觉,一方面是唯有进化,方能生存、发展,以及一切的进化都是好的、善的、进步的,另一方面却证明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具有合理性。针对此,章太炎冷静地思考,理性地透视于社会的深层面,第一个以概念形式提出了“俱分进化论”,鹤立鸡群式地鼓噪他那一般人所费解的革命思想。

从以上分析来看,章太炎对德国哲学的传播主要集中于《民报》时期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上。在此期间,他以佛教唯识为判教标准来吸收和传播西方哲学,其取舍和评判基本上本着宇宙非实有、善恶苦乐并进、唯识三自性、个体意志论、求平衡的革命主义等思想体系,这大体反映出章太炎居日时期的思想特点。可以说,章太炎在前期由提倡西方的进化论,到《民报》时期主张俱分进化论,乃是其思想上的质的变化,其变化是有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根源的。更进而言之,通过运用西方的知识来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作论证,章太炎成功地完成了由佛学唯识宗的改造到建立自识为宗的新宗教的过程,从而增进了革命者的道德。可以说,他的思想深邃精粹,文章立论新颖,对诸子的研究无时不闪烁着真知灼见,被堪称为一代国学大师,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他能够广泛汲取西学养分,特别是德国哲学的缘故。

[参 考 文 献]

- [1] 汤志钧.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 近代日本思想研究会.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M]. 李 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3] 章太炎全集:第4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4] 蕅汉微言[C]. 章氏丛书. 杭州:浙江图书馆,1919年校刊本.
- [5]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 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6] 章太炎全集:第6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7] 侯外庐. 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M]. 北京:生活书店,1947.
- [8] 天演论[C]. 严复卷.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 [9]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严 真)

ZHANG Taiyan' s Criticizing and Absorbing German Philosophy

GUO Ga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Jiangsu, China)

Biography: GUO Gang (1970-), male, Doctor,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ing in Chinese-Japanese exchanging and comparing of philosophy culture.

Abstract: Through studying broadly the Western thoughts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ZHANG Taiyan took the the form of “Pang Zheng Bo Yin” to spread the German philosophy. He advocated atheism and fought agaist theism. He emphasized will freedom independence and subjective personal action. His thought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ietzs and Wu Zi Ti, ets. ZHANG Taiyan traced back to two kinds route of evolving, the two-way evolution was inheriting from Hardman' s evolution of good and evil, which is not the standpoint to YAN Fu, but much fitted.

Key words: ZHANG Taiyan; German philosophy; the two-way evolution